

为什么说“福如东海”？

——从方位词的用法探寻传统文化中潜藏的秘密

东、南为尊 西、北为卑

古往今来，在我们的文化观念中，方位总是和尊卑等级联系在一起。东西相对时，往往以东为尊，以西为卑。东方是太阳升起的方向，太阳给人们带来光明、温暖和希望，因此在古人眼里，东方就意味着光明和新生，所以在传统风俗中以东为大，以东为尊。

古人将司春之神称为“东后”“东君”，就是因为春从东来，由东生。古代在五侯之上的皇帝及皇太子的居室要讲究“东位”，如“东内”是唐大明宫的别称，“东宫”则是太子的代称。

古代皇宫和官舍在“东堂”，王侯显贵者要住“东第”，帝王行封禅事昭告天下太平谓“东对”，贵族子弟学校称“东横”，科举考试及第为“东堂桂”。

这些词语十分直观地展现了东方的尊贵，可以说是当时人们社会理想的外化表现。《史记·司马相如列传》中也有“位为通侯，居列东第”。后来，“东第”便泛指富贵人家的住宅。这种尊东的观念一直影响至今，在农村父母子女同住时，父母必须居住在东边的房间，长幼尊卑划分得十分清楚。

与“东”相对的“西”，是太阳下山的地方，因此，它象征着黑暗、死亡，常常让人感到恐怖和不祥。《论衡·四讳》中有“俗有大讳四，一曰讳西益宅。西益宅之不祥，不祥必有死亡，相惧以此，故世莫敢西益宅。”

古人将西方与不祥、死亡联系在一起，今天我们把“死亡”称为“上西天”“驾鹤西去”，就是这种传统观念的反映。纵观古代文学作品，“西”也常被借用到古诗中，烘托悲痛、伤感的情绪。

另外，古人还认为东属阳，西属阴，如此，东西方位还常与男女两性联系在一起。《古乐府·日出东南隅行》载：“东方千余骑，夫骑居上头。”诗中女子罗敷自述其夫居官高贵，以“东方千骑”，形容夫婿的显赫。后便以“东方骑”指女子找到一个极好的夫婿。

文学作品中，女子所在的位置也常常写在西边。如南朝梁武帝《拟明月照高楼》载：“君如东扶景，妾似西柳烟。”还有“西厢”“西楼”都指女子的住所。这些都是西阴东阳文化内涵的反映。当然，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男尊女卑思想观念的体现。

当南北相对时，南往往处于尊位。由于我国位于北半球，阳光是从南面照射过来的，人类都有喜暖恶寒的倾向，因此卑阴而尊阳。有诗云：“南枝向暖北枝寒，一种春风有两般。”人的荣华富贵与草木的繁茂相似，所以“南”又有富贵的象征意义。

再说北方，学者吕洪年认为，由于太阳一天的运行经过东、南、西三方，北方是太阳不到之处，所以，在四方位空间观念最初形成之际，北方就被认为是阴间地狱所在的位置。古代埋葬死人时大都埋在居住区的北面，而且有的还讲究要朝北。《礼记·檀弓下》记载：“葬于北方，北首，三代之达礼也，之幽之故也。”

我们知道，东、南、西、北是四个最基本的地理方位词，古时我们的祖先根据太阳确定四方，日出之向为东，日落之向为西，阳光正射之向为南，背阳之向为北。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过，东南西北这四个方位词在汉语中的“待遇”是不一样的。国人常说“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”，而不说“西海”“北山”；说“喝西北风”而不说“喝东南风”，这其中都潜藏着深刻的社会文化心理。



鸿门宴座次示意图

我是谁？我在哪儿？

中国向来讲究礼仪和秩序，古代封建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高低尊卑泾渭分明，尊卑在座次上也有着鲜明的体现，而“东西南北”已经被人们赋予了尊卑隐喻，那么就有了以方位安排座位来区别尊卑。

在古代文献典籍中，以方位体现尊卑观念的记载随处可见。例如《周礼·曲礼上》有：“主人就东阶，客就西阶；主人坐东面西，客人坐西面东。”

所以，当家里来客人时，主人一般是将宾客安排在西边，面向东，而自己坐在东边，面向西，以此来表达对宾客的尊敬。

古代中国常将老师称作“西席”“西宾”，就是这个道理。我们自古就有尊师重道的传统，因此一定会把老师安排在西边的座位。东汉时期，汉明帝刘庄为太子刘炟（后为汉章帝）聘请经学大师桓荣为太傅。据《后汉书·桓荣传》记载，明帝亲临太学听桓荣讲经时，为表尊师之礼，特设坐席于讲堂西侧（面朝东方），自居东面听讲。唐代以后，“西席”逐渐脱离具体场景，成为对私塾先生、教师的泛称。如《红楼梦》第二回有“（贾雨村）做

了林如海的西宾”，这里“西宾”即“西席”的同义表达。

当然，如果有不喜欢、瞧不起的人来赴宴，也可以反其道而行之，把他安排在东边就座。《史记·项羽本纪》中记载：“项王、项伯东向坐，亚父南向坐，沛公北向坐，张良西向侍。”

这就是那场著名的“鸿门宴”上的座次安排。项羽设鸿门宴欲杀刘邦，将对方视为自己的囊中之物，并不把对方作为尊贵嘉宾看待，因此在席位的安排上，把己方放在尊位，对方则在卑位。

这里值得一提的是，很多人会将“尊者东面，卑者西面”与现在人们请客吃饭时说的“做东”联系在一起。但实际上，“做东”一词与方位尊卑关系不大。“做东”是“做东道主”的简称。而“东道主”一词源于中国古代的一个著名历史事件。《左传·僖公三十年》记载，春秋时期，晋国联合秦国围攻郑国（今河南境内）。郑国弱小，危在旦夕。郑国大夫烛之武夜见秦穆公，以利害关系游说秦国退兵。烛之武对秦穆公说：“若舍郑以为东道主，行李之往

来，共其乏困，君亦无所害。”

意思是说如果秦国放过郑国，让郑国作为秦国东方道路上的主人（东道主），秦国的使者途经郑国时，郑国可提供物资补给，这对秦国有利无害。最终秦穆公被说服，撤兵并与郑国结盟。后来“东道主”逐渐开始泛指接待宾客的主人。

出于维护礼制秩序的需要，古代的人们十分重视自己在四方之中的“位置”，古时的“南面”（面朝南边）“北面”（面向北边）还有着特殊的意义。

古代以坐北朝南为尊位，故天子、诸侯见群臣，或卿大夫见僚属，皆南面而坐，如《易经·说卦》说“圣人南面而听天下”，《庄子·盗跖》也以“南面称孤”指代君主权威。后来“南面”便引申为泛指帝王的统治。中国古代的宫殿、都城、住宅也多以坐北朝南为正向，南方成为权力和正统的象征。

而臣子见天子或下属见诸侯、大夫则相反。古代臣子面北朝拜君主，《史记·郦生陆贾列传》载“君王宜郊迎，北面称臣”，强化了北方作为臣服方位的象征。

人生指南：犹豫，就会败北

前文已述，在古代中国，南方被尊为至高无上的方位，在古代方位系统中，常以南作为基准。不过说到“指南”一词，我们就不得不提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的指南针了。早在战国时期，我们聪明的祖先就制造出了初代指南针——司南。

东汉学者王充在《论衡》中记载：“司南之杓，投之于地，其柢指南。”

因此“指南”成为约定俗成的说法。同时，从实用和习惯角度出发，“指南”相较于“指北”更易被理解和记忆。古代海图多采用“上南下北”布局，以南方为正向基准更直观，如《郑和航海图》就是以指南定位为主导。

而“败北”一词则要从“北”的甲骨文说起。甲骨文中的“北”，就好像两个人背靠背站立着，而金文、小篆将“北”会意为二人相背，认为“北”是“背”的古字。许慎在《说文解字》解释道：“北，北也。从二人相背。”段玉裁注：“军奔曰北，其引申之义也。”

古代战争以战车和方阵为主，士兵转身逃跑会将后背暴露给敌人，是很危险的状态。因此“北”（背对敌人）成为战败的象征。《史记·项羽本纪》中有“身七十余战，所当者破，未尝败北”。《韩非子·五蠹》说“仲尼赏而鲁民易降北”，这里的“降北”即为投降败逃之义。

所以“败北”一词和方向本身关系不大。战败的关键动作是“转身背敌”，而非逃向南方或北方。即使败军向南跑，依然称为“败北”。古代汉语中，“北”已固定为“败逃”的专称，如“追亡逐北”（追赶败逃的敌人），“北军”（溃败的军队）。

中华民族文化历史悠久，所以汉语中大部分的词语，都与历史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。中国传统文化中，“方位”不仅是地理概念，还被赋予了多重意义，展现了我们的思想、观念、礼俗和情感，使汉语方位词承载了远超空间指示功能的丰富内涵，成为打开传统文化的一把钥匙。

据“国家人文历史”公众号

